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 莊烈帝 福王

卷之一百十六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六

明

莊烈帝

甲申 崇禎十七年 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崧稱帝于南京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 臣等謹按歷代史家書法義例攸殊率于歷朝代嬗時意多偏私曲徇進退失宜如續綱目于元至正十五年後即標元國號大書明年臣等學識凡猥嘗擬崇禎甲申即應仿沿前例欽蒙我

皇上折衷至義昭示大公

面諭 臣等以崇禎十七年明統猶存仍當大書紀歲即福王稱號尚可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蕪湖被執始書明亡因以揭萬世之閑綱祛百家之私議辨統系而必存其實垂法戒而永著為程

睿製煌煌為自古史臣發凡起例所未有以視春秋謹嚴後先一揆臣等謹首登卷端用彰

盛美自是以次編排悉敬遵

宸衷秉筆削洵非管牖之見所能仰測

高深于萬一云

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于西安

自成僭稱王 改名自晟 國號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謚號以

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為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貶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為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際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于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愧於心而貽來世之譏乎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而奈其日即惛淫以致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者欲究我兵威而寔守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王桂王窮竄邊隅苟延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

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為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草檄傳布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云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痛見者扼腕）是日大風霾黃霧四塞有邱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據王府僭稱偽號逆天背理吾見汝屍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勦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親征決戰建泰家曲沃富于資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行數里建泰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字見元平度人）同知邵宗元（字景康碭山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尚方劍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保定衛人）監軍亟推出視信乃納之遂屯城中

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宜城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尚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李自成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荊州趨蜀陷夔州石砫土官秦良玉馳援兵寡敗歸（先是秦良玉自夔州敗歸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人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生事逆賊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後賊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砫者）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陷佛圖關（注見前）時四川巡撫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纁知府王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
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
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
乎

儉（字質行，宜興人）知縣王錫（新建人）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等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王避闖賊，自漢中來奔）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寧殺吾無害帝子賊怒遂害王并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大怒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知府侯君招，知汾陽縣劉必達俱死之）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恭王棡十世孫，賊入北京後不知所終）巡撫蔡懋德（字公虞，崑山人）等死之（時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懋德同拏賊，懋德死，遂與諸標丁王永魁等同時自刎。其餘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及妻趙氏、妾陳氏，叅議藺剛中，僉事畢拱辰，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祚，都司張宏業及妻趙氏、子凝秀，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皆不屈死。應時盛，遼東人。趙建極，河南永寧人。毛文炳，鄭州人。藺剛中，陵縣人。畢拱辰，字星伯，掖縣人。孫康周，字魯侯，安邱人。范志泰，虞城人。張宏業，忻州人）遂連陷黎城臨晉潞安執瀋世子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寧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真定檄總督徐標（臨清人）降標斬其使率眾拒守

莊烈手除逆黨宦官之惡固所稔知而始終不免于偏徇甚至軍旅大事亦令忝預如高起潛等喪師辱國嫉妬冒功前既縱恣已甚即寇氛日迫亦半由其恃權掣肘敗壞封疆又豈可終任刑餘以資捍衛乃當危急存亡之會而外則[illegible]邊監視內則乘城守陴[illegible]悉委之宦寺未幾而鳴[illegible]出逆接踵迎降富貴固在之言若輩固甘心賣國[illegible]氣不如而莊烈蠱惑滋深阽危不悟可嘆亦可恨

真定知府邱茂華與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洩亦降

下詔罪己

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

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于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

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于李自成

自成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不知瓖已降賊歃血要與共守瓖布訛言謂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疑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瓖開門迎降自成殺代王傳𤐣（簡王桂十世孫）宗室殆盡景瑗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以頭觸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嘆為忠臣而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朱家仕河州人徐有聲金壇人李倬陝西人）至宣府杜勳蟒玉鳴騶郊迎三十里外巡撫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登城誓守將士皆散走嘿無應者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同時死難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甯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

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于平臺諭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悅責其朋比罷之（德璟移寓外城無何都城陷得逸去而李建泰在保定賊亦尋至其部下為賊內應城遂陷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及中官方正化鄉官張羅俊等皆不屈死建泰竟降賊）

封總兵官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得功俱為伯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李守鑅力戰死始自

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輦重貲貫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輙被勾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十八日自成設座彰儀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內勳盛稱賊勢請帝自為計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尚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京師陷帝崩于煤山

杜勳既叱出曹化淳等復縋之下城勳顧謂曰吾輩富貴固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啓彰儀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見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周奎田宏遇陝西人田貴妃父時貴妃已卒第以劍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太子投奎家不得入匿侍奄外舍後為奄獻于自成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屈自成羈之宮中尋封太子為宋王挾之西去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絕而復甦至本朝順治二年命前所選駙馬周顯復尚故主土田邸第賜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趣皇后自盡后即承旨自經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于側李自成氊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偽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乾州人以吏部員外郎家居降賊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尋遷殯昌平州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斬蓬藋而封之一切簡率田妃墓在鹿馬山妃前卒葬此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景文趨至宮門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聞之即自經死本朝賜謚文忠尚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倪元璐元璐聞難北向拜父南向拜母自縊而絕一門殉節者十三人本朝賜謚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邦華走文丞相祠北向再拜三揖信國作絕命詞自經死本朝賜謚忠肅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城陷家彥向闕叩頭投城下不死縊于民舍而絕本朝賜謚忠毅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下子進士章明亦縊死兆祥妻呂氏章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縊本朝賜兆祥謚忠靖章明謚貞孝兆祥字允吉交河人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邦曜聞城陷自縊僕解之復甦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阻我死遂仰藥而絕本朝賜謚忠愍邦曜字爾韜餘姚人大理寺卿凌義渠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乃取平生所閱書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闔戶自經本朝賜謚忠介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太常少卿吳麟徵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詐為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自經死本朝賜謚忠肅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右庶子周鳳翔都城陷或有傳帝南幸者鳳翔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羣入而自成方據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出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死本朝賜謚文忠鳳翔字儀伯山陰人左諭德馬世奇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再拜自經妾李氏朱氏並先縊死本朝賜謚文肅左中允劉理順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唁曰此吾鄉之劉狀

元也居鄉多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本朝賜謚文烈理順字復禮杞縣人簡討汪偉京城陷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刎不殊復投繯而絕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于堂援筆書于壁曰日講官翰林院簡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乃自經本朝賜謚文毅偉字叔度休寧人太僕寺丞申佳允佳允出近畿閱馬聞李自成破居庸關流涕曰京師必不守矣疾馳入都貽子涵光書曰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本朝賜謚端愍佳允字孔嘉永年人給事中吳甘來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詞盡取疏草焚之曰賊冠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留之罪彌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本朝賜謚莊介甘來字受和江西新昌人御史王章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俄賊突至疾呼下馬時亨倉皇下跪乞降章罵賊不顧賊攢槊刺死本朝賜謚節愍章字漢臣武進人陳良謨良謨母老已未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娠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偷生不幸有他不如無子遂與良謨曰能如是乎時乃先就縊既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本朝賜謚恭潔良謨字士亮鄞人時氏京師人陳純德奉命督學畿輔因賊警還都及城陷慟哭作書別父母遂自經福王時謚恭節純德字靜生零陵人趙譔巡視中城城陷罵賊被殺兵部郎中成德德聞帝崩慟哭持雞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為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縊繼室霍氏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繯死闔門死難本朝賜謚介愍德字元升霍州人郎中周

之茂霈次都下賊搜得之不屈被害之茂字松如黃麻人吏部員外郎許直直聞帝崩一慟幾絕

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書寄父賦絕命詩六章闔户自經死本朝賜謚忠愍直字魯若如皋人

兵部員外郎金鉉鉉巡視皇城京師陷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

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妻王弟錝並同日死本朝賜謚忠潔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

外郎甯丞烈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于官廨丞烈字養純大興人中書宋天顯被執自經天

顯松江華亭人光禄寺署丞于騰雲賊至語其妻曰我為朝臣汝亦命婦不可汙賊夫婦並衣命服從容

自經騰雲順天人兵馬司指揮姚成城陷自經成字孝成餘姚人知州馬象乾居京師賊

入牽妻及子女五人並縊凡數十人又布衣湯文瓊者慟哭自殺書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賊

徒見者皆歎其忠勳戚則宣城伯衛時春時春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時

春穎六世孫惠安伯張慶臻都城陷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焚死福王時謚忠武新城侯

王國興城陷自焚死國興熹宗母孝和太后弟昇之子新樂侯劉文炳文炳以孝純皇太后弟子

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講明忠義賊攻西直門勢益急尼麓踉蹌告文炳宜自為計時

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盡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

耳外城陷文炳馳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馳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縊死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園與叔繼祖俱投井

死弟文耀守外城城破奔還覓文炳死所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

人而湛然以匿瀛國太夫人為賊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劉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申湛然黃尼麓亦俱宛平人駙馬

都尉鞏永固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繫柩旁曰此帝甥不可汙賊手舉劍自刎闔室

焚死福王時謚貞愍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城陷作絕命詞自縊死千户高文

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等皆同時死宮人魏氏臨御河大呼曰有志者當自為計遂投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一

二百人又有宮人費氏者自投眢井中賊鉤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紿曰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自成自成命中官審

視非是以賞部將羅某費復紿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

自詑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令收葬之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

純臣能七世孫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賀演首勸進自成

不許大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館巡撫曰節度使

其餘改者甚多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槩因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

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搒掠取貲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悉付劉

宗敏營藻德與馬世奇家人泣曰我不能為若主今求死不得矣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

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畿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
附自成謂真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
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
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我
大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關自成奔還京師僭號于武英殿遂奔山
西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
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
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于
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關名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越關外三桂
懼乞降于我
大清求共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大畧言聞明崇禎帝滅于流賊不勝髮指故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伯遣使致書深為喜悅若

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國讐可報身家可保）三桂復請速進兵遂疾馳至沙河
三桂報賊已出邊立寨柵
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于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關出迎我
大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為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時賊衆皆多歷戰
陣殊剽悍陣于關內自北山亘海
大軍布陣不能橫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陣尾伺其氣
衰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陣既列三桂居右翼之末
先悉其衆搏戰賊力鬭圍開復合戰良久
大軍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天大風沙
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為
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僵屍遍野
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
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時牛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君宜簡出由是降者始懼多竄伏矣）乃悉鎔所拷索金及宮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而使偽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為後衛自成勒諸璫悉取其金玉珠寶及出宮令羣賊各執守城白楊枝逐之不分貴賤皆號泣徒跣敗面流血走出京城門外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既西奔我

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亭殿廡悉如典制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令臣民服喪三日尋議加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明史贊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優厚是則

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續通鑑綱目于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雖偏安江南亦即逾歲就執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五月以前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之例書明以別之然固不如續綱目之左袒也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監國于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淓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中周鑣字仲馭金壇人僉事雷縯祚太湖人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而右都御史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詹事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皆然之移牒可法大略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神宗之姪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賢明當立可法遂還南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
容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二世孫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
良佐等結而致書于可法可法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
徐弘基達之十世孫等戶部尚書高弘圖字研文膠州人等南京守備太監
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
中李沾松江華亭人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
而士英握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可
法不得已乃以福王名告廟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韓贊周令各署名籍姜曰廣曰無急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史可法曰廣呵之于是羣小咸目攝曰廣乙酉迎王于江浦
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
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
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
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
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
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
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孟津人並為東閣大學士入
閣辦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

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勳臣無入閣例遏之孔
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競
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
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弘圖士英並為大學士可法仍掌兵
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魯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詞
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為吏部
尚書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宗周聞京師陷召募義旅討賊未發而福王立遂起故官徐
石麒為右都御史尋改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協理
京營戎政莊烈帝令國維赴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至是召還餘皆遷擢有差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癸卯士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法陛辭請以總兵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于永綏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字虎臣遼東衛人）等隨征從之（可法啟行即遣使訪崇禎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稜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言鳳泗境中蒿萊滿目陛下見之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必默佑中興若不思遠略威斷不靈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時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事可法請遠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悉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府稱得人）

明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具勇敢樸誠之氣蕪湖身殉始終殊有足觀若高傑攻城掠民膚分闔而行同寇賊以史可法之錚錚佼佼為其素所心憚正當秉此變汗背時一聲罪切責其驕蹇之萌且爾時三帖然聽命傑即無狀未遽行稱亂也乃一意坦相與不惟不知感恩轉心生易視良由明季陋專尚調停推其末流賢不免彼萬元吉之齎金犒用博還官又無論矣云一木難支況大廈已傾之後庸有冀乎

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廟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騄（襄城人）推官湯來賀（南豐人）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為斂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啟門以通薪而守城者負約以數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競疑元勳通傑遂遇害鄭元勳歙縣人）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為具疏屯其衆于瓜洲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職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金犒傑令保江淮乃渡江詣諸將營約共獎王室諸將嫌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明進封左良玉為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寧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
懋第字蘿石萊陽人便道督戰事在是年正月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聞疏
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
撫何騰蛟字雲從黎平衛人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正紀良玉所置
官名盧鼎言開讀如禮諸將尚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
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
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諸將嗷然皆哭副將馬士秀
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
定會王命進良玉爵為侯蔭一子錦衣千户以上流之事專委
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闗門良玉得
以其閒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
字季通宜春人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為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
軍後五營為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為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

鎮兵惟高傑最强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鋭畧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玉
亦老且病無出兵意矣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
以左懋第為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陰人為蘇松巡撫時
蘇州諸生擻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及大理
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吳縣人禮部員外郎湯有慶長洲
人之家皆被焚刦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請議從逆諸
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
彪佳必無來彪佳携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奬王室傑感歎曰傑閱人
多矣如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永樂功臣彝八世孫總督京營戎政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擊賊黨董學禮于宿遷走之
先是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
安東沭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

南副使呂弼周鄱平人為賊節度使進逼淮上進士武愫涇陽人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所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愫走學禮竿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徇諸市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盧陵人為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燮頗號召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刦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怨時山東郡縣已歸我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遣巡河上而已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謚號

命謚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趙之龍欲傾高弘圖以思非美謚上疏糾駁尋改曰毅宗周后曰孝節皇后又追謚其祖母鄭貴妃曰孝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尋改謚孝皇帝尊其墓曰熙陵別立專廟上嫡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難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王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追謚建文帝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熥等為王并上景帝廟號曰代宗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為贈謚立祠又閔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為李自成所害乃追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

明名阮大鋮陛見

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時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鋮因薦大鋮知兵初大鋮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鋮因贊周遍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遂命大鋮冠帶陛見大鋮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

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為大逆于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開平王遇春十一世孫）等並言大鋮逆案巨魁不可名給事中羅萬象應天府丞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大理寺丞詹兆恒（字月如廣信永豐人）亦各言逆案不可翻（兆恒疏畧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羣凶第一美政今者大仇未報乃忽名大鋮還之冠帶豈不上傷先帝靈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進覽兆恒即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亦不聽

明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甡前尚書鄭三俊王命召甡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羣詬于廷指慎言及甡為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囂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甡陛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辯因乞休時兩解之（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政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勳臣以糾劾也使勳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絕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弘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甡亦竟不復名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流寓蕪湖宣城間（至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雷縯祚言欲立潞王（事具前）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覬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鋮中樞其子以銅臭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婣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先朝罪人盡登膴仕亂名器夫吳甡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鋮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為社稷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江左雖處下游未始不可擬于南宋臨安之局第建炎時有張韓劉岳諸人力足勉圖勛濟是以勢同累卵而半壁猶可支持若福王志量既不知以康王自期又分鎮非人如劉澤清高傑等悍然尾大不掉抑且互相傾軋遙制朝權雖史可法之忠貞不能消其跋扈況馬士英之奸究甚至挾以要君宜其交訌日深而淪胥莫挽矣

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續祚懷異圖而薦逆案張捷（丹陽人）鄒之麟（武進人）張孫振（霍山人）等（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王初立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贓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贓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王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劾士英指力糾大器等侯方域字朝宗）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都御史而謙益亦以附士英大鋮得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横刃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與相擊遂有隙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永綬等適去彪佳劾治四將罪賙卹被難家民大悅

黃澍倚良玉而斥士英雖不得為敢言亦足褫老奸之魄福王聞言意動欲令避位未始非一隙之明可冀挽回萬一無如士英素稔其柔懦不能割斷自如

（前給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賞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殺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做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奧窔之內而遠以藩籬視之疏奏不省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麻城人）重賄為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愬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復以他事奪澍官（故都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而舊奄又樂其表裏為奸
遂挾背恩為乞留之計國
事至此官寺與閣臣把持
朝局尚牢不可破誰為亂
階易曰履霜堅氷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能無太息痛
恨于貽謀之不善耶

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成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偽命為錦衣指揮使及良玉復蘄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許澍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朱盛濃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留澍不遣良玉令部將草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來繼咸亦為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明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為襄衛伯

應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嘗負行以免于難迎立初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襲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亦以翊戴功各廕其弟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魯荒王檀之九世孫居處州

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明年南京破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于紹興號魯監國順治三年六月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尚書余煌侍郎陳函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尚書張肯堂從迎以海居舟山八年大兵襲舟山以海復航海肯堂自經死鄭成功奉以海居金門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舟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東今改名定海山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鄭成功芝龍子金門嶼一名浯洲嶼在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東南海中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南海中中有三澳延袤三百里為閩粵門戶今設南澳鎮總兵駐此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

大清

我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于燕欲因是返柩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為陳新甲通使事見前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衂為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為少卿副懋第懋第請罷紹愉勿遣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既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高郵州人命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

言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為心瞻高皇之弓劔則思成祖列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韙其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命王永吉（時以永吉總督山東軍務）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使回（時史可法銳意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懋第等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我

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啓請身往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南歸（至明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為吏部郎降賊後歸我

大清授官來謁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尋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死之惟馬紹愉降）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衆迎戰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關入山西

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巖（巖故自成勸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偽官自保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畧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賊衆俱解體至是自成復遁歸西安遣別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遠進掠保寧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既屢敗益強狠自用偽尚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制銅鍘官吏坐賍即鍘斬民盜一雞者死西人大讋懼張第元汾陽人耿始然猗氏人）

明以張有譽（江陰人）為戶部尚書

內批特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高弘圖封還力諫不聽蓋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陛倖門為阮大鋮地也（未幾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又以張捷為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如得罪公論士英方欲用大鋮故亦以中旨起之

明釋高墻罪宗為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聿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明年南京破聿鍵方行次杭州遇總兵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之入閩總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定議奉聿鍵監國閩六月遂自立于福州號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進芝龍鴻逵為侯觀生道周俱大學士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氏聿鍵不能有所為屢促芝龍出兵以餉絀辭竟不行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由廣信出衢州進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執至江寧不屈死于是侍郎揚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總督何騰蛟請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言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從之十二月自福州起行至建寧明年二月至延平六月大清兵克紹興閩中大震鄭芝龍航海去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大兵抵閩關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延平知府王士和死馬進克興化副使知府事劉永祚仰藥死八月聿鍵出走數日方至汀州大兵繼至從官奔散與妃曾氏俱就執妃至九瀧投于水聿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　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金堡仁和人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北即古泉山之嶺為浙閩通衢鄭為虹字天玉江都人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劉永祚字叔遠武進人九瀧即九龍灘在清流縣南險峻為七閩最熊緯字文江南昌人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

八月明設廠衛緝事官尋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公安人疏言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王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松巡撫祁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蜀獻王椿九世孫及巡撫都御史龍文光雒容人巡按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聞賊急蜀王至澍謀遷于滇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被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是年春莊烈帝命文光代陳士奇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逸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聞太平王至淥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埸淪喪誰為王守至淥言于王亦不聽沈雲祚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子凌太倉人）至是賊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刳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却二三里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文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死（文光見殺于濯錦橋佳引自投于浣花溪）副使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僉事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張孔教（字魯生會稽人）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浙江人）成都同知方堯相（字紹虞黃岡人）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之（士斗被執見劉之勃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捽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其赤投百花潭死堯相死于萬里橋下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母脅降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為屈遂並見殺）

明南京修興寧宮慈禧殿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命于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興寧宮慈禧殿剋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為大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費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言皆不納高倬字枝樓忠州人）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前寧夏巡撫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為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

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米壽圖（宛平人）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昆明人）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本三國陰平郡北魏置龍州明改龍安府）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合參將楊展等所攜潰卒得三萬人尋復敘州而副將曾英（福建人）連敗賊軍聲大振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

宋紹興之立廟社議者且譏其不以恢復為心然猶不專為宮室求安計也福王江左偷安雖側席憂勤尚恐不能固民心而激士氣乃當疆埸日蹙汲汲以繕宮殿購寶器為務興巢幕之謀何異況爾時府庫充動需搜括以之給軍壘且不免剜肉醫瘡何賞賜濫膺非擁立冒功之輩即斜封干進之徒取錙銖而用泥沙叔寶真全心肝者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黎州叅將范文光內江人松茂則詹天顏龍巖人夔萬則譚宏譚詣一蘅遂移駐納溪宋縣今屬瀘州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頗懼事皆在明年至順治三年我
大清兵入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歿應熊避之畢節衛壽卒會
大兵北旋一蘅復駐江上為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各據地自擅一蘅令不行順治八年
大清兵南征一蘅遁山中遘疾卒蜀中將士俱盡而壽圖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明以越其杰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寧間則劉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洪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嘗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破賊將陳德于柳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為將軍馬士英不聽前僉事越其杰本坐贓遣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婭特起為河南巡撫老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潛夫于士英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栢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覬其賄故為尊嚴厲詞詰責詆為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鐃吹迎送其杰聞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杰恚故譖之士英竟調潛夫還以凌駉歙縣人代之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御史朱國昌臨安衛人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婚娶一空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謚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謚世廕立廟于雞鳴山賜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章陳純德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范景文等事具前許琰字玉仲吳縣人聞京師破趨古廟自經為人所解及哀詔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燿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

兵官吳襄文炳等事具前內臣一人王承恩事具前婦人九人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事具前附祀者文臣七人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孟章明徐有聲徐標事具前顧鋐成都人彭琯永川人俞志虞浙江人朱廷煥單縣人以副使分巡大名流賊陷城被執死武臣十五人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惟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禄時春事具前純臣東平王能八世孫肇迹夏國公成十一世孫文明寧河王愈十世孫培民營國公英九世孫濂鄖國公禄七世孫錫登蔡國公忠十世孫裕德晟十世孫維藩鏜八世孫崇猷信七世孫遵周梁國公成七世孫先通守仁曾孫光燦興六世孫履泰南和伯一元子內臣六人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方正化事具前鳳翔司禮秉筆太監時明故司禮掌印太監憲章國元皆提督諸監局太監並殉難而之心家最富降賊拷掠死命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鋐彭琯俞志虞輩特為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事具前顧未邀贈卹他如御史馮恒登新昌人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鄞縣人郎中李逢申知縣鄒逢吉湖口人等皆拷死亦並獲贈謚時南北阻絕多未能核實也又予前大學士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祠謚又湖廣殉難巡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等並予贈謚禮部尚書顧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謚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臣謚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孫承宗鹿善繼劉熙祚等事具前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蘄州陷被執賊繫之後營文岐陰與同繫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害蔡道憲字元白晉江人為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罵賊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殉焉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

明封鄭芝龍為南安伯

尋命為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逵帥舟師駐鎮江防守

明以阮大鋮為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大鋮之名大學士高弘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折遲回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升八世孫薦起大鋮兵部添註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鋮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司農張有譽少宰張捷也未幾而大

鉞司馬又繼之其為墨勅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鉞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鉞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為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鉞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黃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鬭挾其槊而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鬭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所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為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為母賵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弘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勛臣朱國弼保國公永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鉞進用益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大畧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慚無術調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寢弭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宣織為亂階所得閹臣則貪諂巧猾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獮之李國楨等所得大將則紈袴文離之倪寵王樸等所得言官則貪攢無賴之史堃陳啓新等後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羸勝之販夫決廉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為訓哉臣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幕雀愧死無地終夜捫膺願乞骸骨還鄉里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鉞等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衊忠臣李國楨為言交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面詆（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鐄（新建人）者素無行士英唆以官使擊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為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萬安人）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為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鐄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一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叔還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曰廣既連被誣衊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為重王曰先生言是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淵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王曰潞王朕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既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遂還江西（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後隸左良玉良玉死聲桓降于我
大清為南昌副總兵既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資號名聲桓敗曰廣投偰家池死偰家池在新建縣西北偰家樓下）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名命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因進四策（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以鳳陽駐親征之師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劉澤清高傑偈逃可斬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受偽官叛逃者宜分別定罪）命納其言宣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大畧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以扈蹕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劉孔昭等讙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驕子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奕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之陛下立國伊始即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優旨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鐄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適京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軍亂（事具前）士英以統鎮言為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為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刼乘輿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鋮方進用宗周復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復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一曰振王綱毋以主恩傷臣紀一曰明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一曰端治術毋以刑名先教化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亦但優旨報聞而已（明年六月杭州破宗周不食死）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初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優旨褒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為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為閣標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曰以君臣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荊襄以為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為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師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祥趾韓城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土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京乘亂進歸傑至徐州擒斬之）

明逮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鋮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于是盡召逆案揚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維垣虞廷陛（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宏勳（慈谿人）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鋮世仇又嘗首劾士英大鋮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都東陽人家富任俠知縣姚孫榘索賄不得誣其結黨謀逆都遂反光先以撫標兵討之都乞降遂殺之）（姚孫榘桐城人）至是光先已去而都餘黨復叛大鋮因坐以激變逮之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上疏申救士英大鋮并恨彪佳嗾張孫振論其奸貪彪佳遂移疾去（明年杭州破彪佳卽不食尋端坐池中而死）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擬莊元辰（鄞縣人）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蘄水人）給事中陸朗（上元人）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辯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不許令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值權奸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抉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囑石麒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搆之去明年南京破大軍至浙江石麒方居城外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為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鋮大鋮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偽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光時亨（桐城人）陳名夏（溧陽人）周鍾（鑣從弟）項煜等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入輙復其官縉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士英主之即授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樾言縉彥闇冒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黜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畀賊臣士英等勿恤也（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還史可法言北都之變臣子皆當有罪若）

明末北都當流賊猖獗時自捐軀死節諸臣外有身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汚偽命者後聞賊已奔逃而南京監國復爾營營干進此等假息偷生若仍以傳聞異辭曲為寬貸即屬與于逆惡之尤然在馬阮憸邪既不惜以引類呼朋私行拯拔其于異己之輩又轉得借題報復以修睚眦舊隙即解學龍所定爰書六等亦不無輕重失倫掛一漏萬之弊惟史可法論南北諸臣大義最為嚴切彼倖處南都空閒之局不知厚自刻責而于焦頭爛額之人反唇相詰甚至秉擁立之舉濫賞冒功惘然以為得計聞可法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鈇鉞未加且恩榮疊被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縶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其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汚當置不問其逃避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時不能盡從也

明大學士高弘圖罷

初阮大鋮入見以弘圖不附東林引為証弘圖顧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鋮及馬士英並怒一日閣中言及故廕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東林拒我耳弘圖因懲忿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鋮宣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捷謝陞朝端益水火矣弘圖因乞休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之弘圖既致仕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及南京破逃野寺中絕粒而死

鳳陽地震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即王坤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及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浙督催內庫及户工二部錢粮尋以高起潛請餉又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亦令元德催解軍前

明以張捷為吏部尚書楊維垣為通政使

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鋮計朝政濁亂賄賂公行時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鋮結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瞷貽良久楊維垣力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因上疏薦維垣及蔡弈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繼春等維垣遂得授通政使未幾進左副都御史弈琛亦授吏部侍郎

我

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
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
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
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
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

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
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
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
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
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毁明朝之
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
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
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壍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
耶夫闖賊但為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
儼為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
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
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
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
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
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輓近士大
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
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
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
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
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
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
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宣意

可法旋遣人答書書曰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
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
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
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
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
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
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
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
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
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
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
[illegible]命索之于內閣冊庫乃
[illegible]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
[illegible]孤忠嘆福王之不惠有
[illegible]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
[illegible]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
[illegible]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
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
[illegible]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
[illegible]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
[illegible]忠臣流涕頓足而嘆無
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
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
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
尚稽天討煩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竟忘君
父之怨敬為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
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
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
於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
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
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
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
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
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
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
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栟櫚
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
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
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
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
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
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
言之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
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
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
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昺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讐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幀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悞至今今
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炤燿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明定諸鎮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一萬五千時九江總督袁繼咸為馬士英等所惡因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繼咸又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截買材木士彥封還其檄繼咸劾之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且言繼咸嘗勸左良玉立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籍籍謂良玉脅制朝廷矣葉士彥巢縣人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

松栢皆燼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獻忠既有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修蜀王府居之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嚴錫命為左右丞相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為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封剮死脅川中士大夫受偽職前布政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江鼎鎮南充人龔完敬彭縣人尹伸叙州人吳宇英廣元人遣諸偽將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屠各府州縣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于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偽官朝會
呼獒數十下殿獒所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剥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
敘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會諸郡義兵並起獻忠憤怒誅殺
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内至雜樹成拱云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鏟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偽將劉進忠率川兵一軍盡逃會
我
大清兵至漢中進忠降乞為嚮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
大兵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擒出斬之鹽亭魏縣今屬四川潼川府

明史可法師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行高傑既赴徐州可法遂師
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畧中原計時諸將各分汛
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在清河縣東北黃河北岸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
不敢任可法自任之令幕下文武築壘緣河南岸可法以自成未滅上疏請
頒討賊詔書大畧言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憶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曾無功足錄臣于登極詔藁特將加恩一欵刪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秩已崇咸逡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客欲斬已及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四人頭為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我
大清兵入宿遷

我
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鸛鎮聞報遣總兵劉肇基

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郢州軍城北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復分兵拔贛榆豐沛等縣皆降可法以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揚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叙功耗費軍貲應稽覈此特為叙功稽覈地耳揚士聰濟寧人

明命榷酒稅

馬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士英又請免童生府州縣試分上中下户納銀即赴院試又奏開助工等例暴斂益甚民間因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明逮治前昌平巡撫何謙崑山人等

御史沈宸荃慈谿人言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先帝拔永吉為總督不救國危擢縉彥典中樞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覰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壓未揚輙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尚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彥釋勿問逮謙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致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㰘未幾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于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由榔監國十一月自立于肇慶號永歷會大兵克廣州式耜請駐軍峽口太監王坤不從奉由榔走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大兵向肇慶由榔復走桂林又走武岡柳州會大兵東還由榔旋返桂林順治五年南昌總兵金聲桓等叛降于由榔復還肇慶順治六年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死之尋入桂林大學士瞿式耜亦死由榔大懼自梧州奔南寧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封為秦王順治八年遣兵至南寧殺其大學士嚴起恒等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榔入安隆所改曰安龍府日益窮促聞李定國與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可望偵知之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數人順治十三年定國至乃奉由榔走雲南由榔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年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妻子降于我大清順治十五年大兵三路入雲南由榔走永昌順治十六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大兵克雲南由榔走騰越定國敗于潞江由榔走南甸遂入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赭脛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與緬戰索其主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大將軍吳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緬甸以靖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我大清命定西將軍愛星阿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諭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土官至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瘴發撤兵而緬酋莽猛白屢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容使人防守誘其從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屬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阿師師自南甸隴川猛卯進別遣兵取道姚關鎮康孟定十一月會于木邦遂趨緬十二月次舊挽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人請兵百人進蘭鳩江濱為扞衛遂執由榔及其親屬送三桂軍前明年四月由榔死于雲南嚴起恒浙江山陰人安隆所本元普安路地明設守禦所今為安籠府屬貴州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傑至徐州沿河築墻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國太康人為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會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南撫鎮飛章交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為備已而大兵別由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鄧州可法傑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馬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疆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勵之而已卒不應

明命馬士英閱兵

將大閱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度荒酒漁色閹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固位政以賄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既大鋮嘗以烏絲闌寫已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居興寧宮憮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明重頒三朝要典命追卹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為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乃命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復令刪定刊行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因盡追賜卹典贈廕祭葬諡全者維華等六人贈廕祭葬不予諡者徐大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等三人他若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錢謙益在崇禎間因廷推牽引關節久致沉淪爾時無識之徒猶以其與溫體仁不諧頗冒清流之目追南京起用即甘心獻媚權奸不惜抗疏貢諛辯冤修好是其平昔飾偽盜名秖以希心柄用及一經蹉跌而熱中躁進更復不能自持卒之大鋮等攸刻相尋仍不免于列名羅織彼屈節以求容于宵小者亦徒足自貽臭穢焉耳

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于逆案而為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徐揚先江寧人章光岳臨川人袁宏勳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袁繼咸疏言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未進宜寢之已進宜毀之不聽

明妖僧自稱齊王伏誅

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為趙之龍所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鋮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弘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為大鋮訟冤修好矣大鋮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乙酉　福王由崧弘光元年是年五月我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明亡

春正月明以南京宮殿成

推恩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廕仍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在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殽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鹽豉下之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遙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令鼓人仍擊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育意乃免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

明定北都從逆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倣唐制六等定罪學龍議定為爰書分別上之一等應磔者十一人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曾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簡討劉世芳嶙然義烏人振聲米脂人上猷石首人志陞華容人世芳膚施人二等應斬秋決者四人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焴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昌焴真寧人允昌浙江人三等應絞擬贖者七人翰林院修撰兼都給事中陳名夏等四等應戍擬贖者十五人禮部主事王孫蕙等孫蕙無錫人五等應徒擬贖者十人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等六等應杖擬贖者八人工部員外郎潘同春等同春餘姚人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十九人少詹事何瑞徵等瑞徵信陽人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給事中翁元益等元益上海人又已經錄用者十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人兵部尚書張縉彥等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納馬阮特免其罪拱乾桐城人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俟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鋮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後周鍾光時亨既死大鋮等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周鍾等被戮事俱詳後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

傑師兵進次歸德定國方駐睢州故與傑有怨嘗上書詆傑為賊故傑恨之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款于我

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為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邀巡撫越其杰等同往睢州定國始郊迎毀其軍而以羸兒且故為屈服狀傑心輕定國遂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為定國刻行期且徵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臥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止數十人定國偽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礮欲起為二妓所掣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將回軍攻城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定國奔考城尋走降于

大清軍黄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大懼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曲從直遼東人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復以唐世濟為右都御史皆阮大鋮援之也

明以衛允文為兵部侍郎總督開歸防勦軍務

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互為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為矣遂馳至徐州以總兵李
本身乃傑甥請用為提督代統其衆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撫
定其軍黃得功劉澤清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連章劾
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為贅士英喜即
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馬經畧開歸防勦軍務
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撤傑兵回揚州改命劉良佐防歸德

我
大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
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筭自成親率馬
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偽伯馬世耀以七千人來降斬之
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
我
大兵兩道追躡蹙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追至賊巢連
破走之自成至湖廣衆尚五十餘萬尋為我
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竄于九宮山率二十騎畧食山中為村民所困自縊死或曰陷泥淖中村民擊之腦中鉏死時我
大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屍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偽趙侯偽襄南侯及偽汝侯劉宗敏等皆斬之其兄子過偕諸賊帥奉自成妻高氏降于唐王聿鍵未幾亦死蒲圻晉縣通城宋縣今俱屬武昌府

二月明以阮大鋮為兵部尚書

命大鋮以尚書協理部事仍巡閱江防大鋮雖長中樞置一切
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沂水人為文選濁亂銓政
再舉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為給事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
令納金于官糾者免薦者予其謬誕如此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嘗決士英必大用半歲間遂躐授左都督街蟒服趙事總督袁繼咸請以陳麟鄧林奇為總兵大鋮索賄始給勅印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時人為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林翹江浦人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變李自成刼太子慈烺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勳臣朱國弼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安卯人）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真僞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都尉王昺（高陽人尚穆宗女延慶公主）姪孫王之明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河間人）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夢箕穆虎鞫于午門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衆論籍籍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絶倫理黄得功即抗疏爭之（疏畧言東宮未必假冐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謟徇者多抗顔者少即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燬得功原疏以絶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且斥士英等為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畧節諭之而已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廵撫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為假冐下童氏錦衣衛獄以前廵按御史陳潛夫嘗于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群疑

我

大清兵定河南

我

大軍既定關陜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門關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克鄢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欵附遂進取歸德廵按御史凌駉及其從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築板磯為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黄澍匿其軍中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躊躇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衆以報已怨召三十六

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為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為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傷損盛德復引用阮大鋮瞷殺人借三案為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裹足解體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方扶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思寸磔士英大鋮以謝先帝乞立肆市朝傳首抒憤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里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鋮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趨上江堵禦衰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不聽良玉之發武昌邀總督何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劫之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刎良玉部將擁去置之別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人謂騰蛟忠誠得神祐云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鑣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縯祚

先是馬士英以鑣縯祚嘗主立潞王議指為姜曰廣私黨令朱統鐼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下獄士英復言二人罪應族誅而請以鑣從坐阮大鋮亦與鑣有夙憾于是御史羅萬爵蕪湖人王懩等連疏詆鑣縯祚至比縯祚為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人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搆陷鑣縯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鑣實召良玉兵遂戮鍾及時亨而賜鑣縯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鋮輩急殺之

明徵劉良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急調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為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時召對群臣大理少卿姚思孝歙縣人御史喬可聘寶應人成友謙南通州人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為疏駐軍候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約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已疾篤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繼咸別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共推為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尚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在繁昌縣西）進拒夢庚于銅陵破之解其圍阮大鋮等日虛張捷音以邀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于板子磯王乃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辦賊（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降寇過天星感良玉恩有忠實心方諸將自九江東下連陷郡縣獨池州不破貽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及不如我前為流賊時矣如先帥未命何撤其軍返夢庚索輕舸追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引兵絕江去諸將乃議還軍而
大清兵已至江北夢庚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偕黃澍率衆歸附亮乘間赴水死繼咸北行亦不屈死張亮四川人）

我

大清兵克泗州

大軍自歸德起行潁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將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
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

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可法初聞
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稱兵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白洋河（在桃源縣西白洋鎮即潼水之下流也）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持重不許十八日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叅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乃殺之（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于揚州郭外之梅花嶺梅花嶺在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山）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青州人）馬應魁（字守貴池人）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汪思誠等皆死衛允文（赴水死）及在籍侍郎張伯鯨（自經死）知府任民育（著緋衣坐堂上就殺）同知曲從直王纘爵（鄞人）知縣周志畏（亦鄞人）羅伏龍（新喻人）吳道正（餘姚人）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幕客盧渭（字渭生長洲人）歸昭（崑山人）等皆死之員外郎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庶吉士吳爾壎（崇德人）皆參可法軍事城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續王績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時福王命劉澤清往援揚州而澤清已潛謀歸款我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

五月我

大清兵渡江

我

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擢文驄常鎮巡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為獲勝也日奏捷己丑夜

大清兵乘霧而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蹙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長安人）及文驄俱走蘇州鴻逵等縱兵大掠遁還閩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